

二馮詩學論杜甫

廖宏昌*

〔摘要〕

清初以馮舒、馮班為主的諸多詩人，在創作上取法晚唐，在理論上以李義山為宗，詩壇頗有一股晚唐熱潮，後人也皆目為晚唐派。雖然其詩學宗上如此，但是杜甫方是其心目中最高之審美典範，只因老杜詩歌已臻及化境，難能以尋常之典範學習之也，因而二馮即效以王荊公「學杜當自義山入」之言，義山也就成為二馮之詩學宗尚。本文試從二馮之理論切入，剖析杜甫在其心目中的典範地位。

關鍵詞：杜甫、馮舒、馮班、李義山、清代詩學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二馮以溫、李為範式的理論意義

世人大皆視馮舒（1592-1649）、馮班（1602-1671）為「晚唐派」，以其「二人皆以晚唐為宗，由溫、李以上溯齊、梁，故《才調集》外，又有《玉台新詠》評本，蓋其淵源在二書」¹，也因其評點《才調集》、《玉台新詠》二書，並以溫、李為範式而上溯齊、梁，頗重煉飾文采，強調美辭秀致，「晚唐」、「溫、李」之稱說，庶幾不離貶意，清代王應奎（1683-1760）即嘗云：

《才調集》一書，係韋穀所選，韋官於蜀，而蜀僻在一隅，典籍未備，此必就蜀中所有之詩為之詮次者。自馮已蒼兄弟加以批點，後人取而刻之，而此書亦盛行於世。後學作詩，以此二詩為始基，汨沒靈臺，蔽錮識藏，近俗近腐，大率由此。²

又載云：

定遠之詩，以漢、魏、六朝為根柢，而出入於義山、飛卿之間，其教人作詩，則以《才調集》、《玉台新詠》二書。……湘靈（錢陸燦）序王露湑詩云：徐陵、韋穀，守一先生之言，虞山之詩季世矣。又序錢玉友詩云：學於宗伯之門者，以妖冶為溫柔，以堆砌為敦厚。蓋皆指定遠一派也。³

無論「近俗近腐」或妖冶堆砌，皆直指其崇尚之缺失。

然而，二馮何以效為義山體，有何理論意義可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

穀生於五代文敝之際，故所選取法晚唐，以穠麗宏敞為宗，救粗流淺弱之習，未為無見。至馮舒、馮班意欲排斥宋詩，遂引其書于崑體，推為正宗。

1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卷181集部34別集類存目8，頁4929，《馮定遠集11卷》條。

2 王應奎：《柳南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卷2，〈唐詩選本〉條，頁167。

3 王應奎：《柳南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卷5，頁88。

蓋因清初詩家，為懲明代復古詩派之流弊，乃轉趨宋詩，二馮遂藉以排斥宋詩，尤不取江西詩派，此其重要的理論意義之一。及如以錢謙益（1582-1664）為首之虞山詩派門人，對其好言宋、元，馮班亦不稍留情面：

萬曆時，王、李盛學漢、魏、盛唐之詩，只求之聲貌之間，所謂圖驪裏、寫西施者也。虞山詩人好言後代詩，所謂歛段之駟、里門之嫗也。遂謂里門之嫗勝於西施，歛段之駟勝於驪裏，豈其然乎。況今日之虞山詩人，擗捨剝剝，其弊與王、李正同，而文不及王、李，是圖歛段之馬、寫里門之嫗者也，宜為世人所笑。⁵

認為七子宗漢魏、盛唐，雖如駿馬、美女之俊美，唯其美而不真；虞山後人宗宋元，雖如凡夫俗女之凡俗，唯其真而不美。而無論俊美或凡俗，皆各有其長短，不可謂宋元勝於漢魏、盛唐也。其旨在非議虞山之談詩者好言宋、元，對虞山欲矯七子之枉而過正之，頗有主見。唯其面對崇尚宋、元之洪流，面對江西詩派，則更表現出不屑一顧之態度，《柳南隨筆》即嘗載云：

方虛谷《律髓》一書，頗推江西一派，馮已蒼極駁之，于黃、陳之作，塗抹幾盡。其說謂：江西之體，大略如農夫之指掌，驢夫之腳跟，本臭硬可憎也，而曰強健；老僧嫗女之床席，奇臭惱人，而曰孤高；守節老嫗之絮新婦，塾師之訓弟子，語言面目，無不可厭，而曰我正經也。山谷再起，我必遠避，否則別尋生活，永不作韻語耳。⁶

馮舒對江西詩派詆毀若是，所謂「臭硬可憎」、「奇臭惱人」、「語言面目，無不可厭」，雖不無偏激，然亦其力糾明清之際宗宋傾向之弊也。因此，馮班就常譏彈宋人之說謬，如云：

4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86 集部 39 總集類 1，《才調集 10 卷》條。

5 馮班：《鈍吟雜錄》，（台北：廣文書局，1969 年 9 月）卷 4。

6 王應奎：《柳南隨筆》，頁 58。

奪胎接骨，宋人謬說，只是向古人集中作賊耳。⁷

又謂：

聖人好讀書，豪傑好讀書，文人亦好讀書，惟宋儒不好讀書。⁸

而無論指江西為賊，或宋人不好讀書，其審美理想絕不在宋詩。

二馮效為義山體，更重要的理論意義，還在於建構其宗杜的詩學理論體系。馮班嘗云：

義山自謂杜詩韓文，王荊公言學杜當自義山入。余初得荊公此論，心謂不然，後讀山谷集，粗硬槎牙，殊不耐看，始知荊公此言，正以救江西派之病也。若從義山入，便都無此病。⁹

江西派乃宋詩學重要流派之一，唯其宗杜學杜，終究走向詩律形式主義之途，為免步江西之後塵，故二馮擇尋荊公「學杜當自義山入」之路徑。而此學習路徑似乎也得到朱鶴齡（1606-1683）的認同，朱鶴齡〈箋注李義山詩集序〉即云：

或曰：義山之詩，半及閨闈，讀者與玉臺、香奩例稱，荊公以為善學老杜，何居？予曰：男女之情，通於君臣朋友，〈國風〉之螭首蛾眉、雲髮瓠齒，其辭甚褻，聖人顧有取焉。〈離騷〉託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遂為漢魏、六朝樂府之祖。古人之不得志於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遙情於婉孌，結深怨於蹇脩，以序其忠憤無聊纏綿宕往之致。唐至太和以後，閹人暴橫，黨禍蔓延。義山阨塞當塗，沉淪記室，其身危，則顯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則莊語不可而謾語之，計莫若瑤臺瑤宇歌筵舞榭之間，言之可無罪，而聞之足以動。其〈梓州吟〉云：楚雨含情俱有託。早已自下箋解矣。吾故曰：義山之詩，乃風人之緒音，屈宋之遺響，蓋得子美之深而

7 馮班：《鈍吟雜錄》，卷4。

8 馮班：《鈍吟雜錄》，卷1。

9 韋穀集、二馮評：《才調集》（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0年2月），卷6，〈李商隱四十首〉評，頁138。

變出之者也。豈徒以徵事奧博，擷采妍華，與飛卿、柯古爭霸一時哉。¹⁰

即從「男女之情，通於君臣朋友」之傳統，說明李義山詩乃風騷之遺緒，遠紹屈、宋，並深得杜甫創作之旨而出神入化者，正可與王荊公、馮班之論相互照應。

二、二馮折中學古與性情的理論思維

二馮針對明代詩壇之失，左支七子，右紂公安、竟陵，並對虞山詩人之背離錢謙益之本意而專尚宋、元，提出異議，其用意無非想在前人的批評網絡中揚長去短，從而建構其一家之審美理想，馮舒嘗曰：

詩有法乎？曰有。樂府之別於蘇、李五言也，古體之別於律也是也。如人之四枝耳目，各有位居，如是而後謂之人。舍法而求情，則魍魎在頂，未可稱美盼也。詩有情乎？曰有。〈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詈而不亂也是也。如四枝之於運動，耳目之於視聽，如是而後謂之得其官。舍情而言法，則陽虎貌似，僅可以欺匡人也。二者交相資，各不相悖，苟無法而情，無情而法，無一可也。¹¹

即明代詩壇而言，七子，捨情言法；公安、竟陵，捨法言情。其唯各造一極，各具一短，馮舒認為情、法二者並不相衝突，主情、主法應該兼容，故欲折中情、法，乃取兩極之長也。馮班也謂：

古人文章雖人人殊制，然一時風習相染，大體亦不至胡越，變格相從，亦不為難，未有如今日者也。為王、李之學者，則曰詩須學古，自漢魏、盛唐而下，不許道隻字；為鍾、譚之體者，則曰詩言性情，不當依傍古人篇章；出手如薰蕕之不可同器矣。¹²

10 朱鶴齡箋注、程夢星刪補：《李義山詩集箋注》（台北：廣文書局，1981年8月），〈序〉。

11 馮舒：〈陸勅先詩稿序〉，《默菴遺稿》（《四庫禁燬叢書叢刊》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卷9。

12 馮班：〈隱湖偶和詩序〉，《鈍吟文稿》（《四庫禁燬叢書叢刊》本，集部90）。

馮班放眼當代，目覩清初之主張「學古」者，延續明七子復古理論，祖尚漢魏、盛唐的傳統；主張「性情」者，高舉公安、竟陵之性情理論，嚴斥學古，各守己見，偏勝對立，猶似水火，馮班認為其乃不知權變故也，因此，力倡「變格相從」，也即是兼論「學古」與「性情」而折中之。

在學古方面，馮班云：

古詩法漢魏，近體學開元、天寶，譬如儒者願學周、孔，有志者諒當如此矣。近之惡王、李者，並此言而排之則過矣，顧學之何如耳。¹³

就學習之對象言，馮班主張「古詩法漢魏，近體學開元、天寶」，實際上是近似明代七子。對象同然，只是學習的角度有所不同，七子之學古角度，沿襲滄浪所謂「試以己詩，置之古人集中，識者觀之不能辨，則真古人」，¹⁴也即是圖其「聲貌」者，講求形式技巧之同於古人；馮班之學古角度，則重在精神內涵，嘗云：

子美中興，使人見詩、騷之義，一變前人，而前人皆在其中。惟精於學古，所以能變也。此曹王以後一人耳。¹⁵

杜甫之所以能成為馮班心目中曹王以後的第一人，主要在其詩中能發見《詩》、《騷》之精神內涵。因此，馮班強調學古在於能變，而不泥於古人之「聲貌」，以個人獨具的風格，再現古人之精神內涵，此其學古之極則。馮班即謂：

杜詩不可不學，若要再出一箇老杜，恐不可得。¹⁶

真道盡學古之真諦。

至於在性情方面的主張，馮班前云：

13 馮班：《鈍吟雜錄》，卷3。

14 見馮班：《鈍吟雜錄》，卷5。《滄浪詩話校釋》本原文稍異：「試以己詩置之古人詩中，與識者觀之而不能辨，則真古人。」（郭紹虞校釋本。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9年12月）〈詩法〉，頁127。

15 馮班：《鈍吟雜錄》，卷7。

16 馮班：《鈍吟雜錄》，卷4。

鍾伯敬創革宏、正、嘉、隆之體，自以為得真性情也，人皆病其不學，余以為此君天資太俗，雖學亦無益。所謂性情，乃鄙夫鄙婦市井猥媠之談耳，君子之情不如此也。¹⁷

馮班批評竟陵性情詩學，乃俗化之性情，非真性情也，而性情俗化之因，與不學息息相關，也可謂不學是造成性情俗化的根本原因。因此，馮班認為：「多讀書則胸次自高。」¹⁸胸次高，其性情自然不俗。又曰：

杜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近日鍾、譚之藥石也；元微之云：憐伊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王、李之藥石也。子美解悶、戲為諸絕句，不知當今學杜甫，何以都不讀。¹⁹

援杜甫句自是病竟陵之不學，援元微之詩自是譏七子雖學而不著古人心源，妄圖聲貌，棄其精神內涵，終究欠缺性情而毫無個人風格。為折中「學古」與「性情」二者，馮班指出：

詩以道性情，今人之性情，猶古人之性情也，今人之詩不妨為古人之詩。不善學古者，不講於古人之美刺，而求之聲調氣格之間，其似也不似也則未可知。假令一二似之，譬如偶人芻狗，徒有形象耳。黠者起而攻之以性情之說，學不通經，人品污下，其所言者皆里巷之語，溫柔敦厚之教，至今其亡乎。²⁰

將性情與學古合而言之，乃馮班詩學之重要特色。唯其性情與公安、竟陵之性情迥異，其學古與七子之擬古也絕不相同。在此，馮班雖提及「猶古人之性情」、「不妨為古人之詩」，二者存在之差異，即是七子「不善學古」、「不講於古人之美刺」，而只「求之聲調氣格」。馮班又云：

17 馮班：《鈍吟雜錄》，卷3。

18 馮班：《鈍吟雜錄》，卷3。

19 馮班：《鈍吟雜錄》，卷3。

20 馮班：〈馬小山停雲集序〉，《鈍吟文稿》。

人生而有情，制禮以節之，而詩則導之使言，然後歸之於禮，一弛一張，先王之教也。²¹

因此，學古在於通經，通經而後知禮，知禮方能熟諳古人之美刺，否則，如「鄙夫鄙婦市井猥褻之談」，不知在宣洩情感之餘，將情感納入禮的規範，流於俗化，亦有失儒家溫柔敦厚之詩教。

綜而論之，二馮之詩學理論方法建構，即是在折中明代詩學偏勝對立的基礎上，凝聚出依於儒家溫柔敦厚詩教的審美理想。

三、杜甫集美刺、詩教、文采於一身之審美典範

二馮運用折中思維，建構出以儒家溫柔敦厚為標準的批評網絡，而且非常適切地通過「雅」表現其理想。即如馮班評白居易〈秦中吟并序〉曰：

元白諷刺，意周而語盡，文外無餘意，異於古人。大略亦是小雅之遺。白公諷刺詩，周詳明直，娓娓動人，自創一體，古人無是也。凡諷諭之文，欲得深穩，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白公盡而露，其妙處正在周詳，讀之動人。此亦出於小雅也。²²

即指出白詩具有〈小雅〉的傳統。而前引批評鍾、譚之語，有曰「異乎雅流」。²³對虞山門人之偏執者，亦指出：

虞故多詩人，……今一更為罵詈，式號式呼，以為有關係。紈袴子弟，不知戶外有何事，而矢口談興亡，如蝸蟬聒耳，風雅之道盡矣。²⁴

風雅之盡，以其「更為罵詈，式號式呼」，頓失溫柔敦厚之旨故也。馮武於〈二馮先生評閱才調集凡例〉也認為：

21 馮班：〈陸勅先詩稿序〉，《鈍吟文稿》。

22 韋穀集、二馮評：《才調集》，卷1，頁10。

23 馮班：《鈍吟雜錄》，卷3。

24 馮班：〈葉祖仁江村詩序〉，《鈍吟文稿》。

（馮班）以溫、李為宗，而溯其源於《騷》、《選》、漢魏六朝，雖徑路不同，其脩詞立格，必謹飭雅馴，於先民矩矱，不敢少有逾軼。²⁵

許馮班之宗尚為「謹飭雅馴」，大約亦指其有得於溫柔敦厚之旨，而不失風雅之遺意。

在清代詩壇，詩教與性情大致已經合流而蔚成一股文藝思潮，文學批評也都遵循此一思潮進行審美鑑賞，其不合乎詩教則「不會人情」，不合乎詩教更「異乎雅流」，合於詩教性情之雅，幾乎成為時代的審美理想，二馮如是，即如錢泳（1759-1844）亦云：

古人以詩觀風化，後人以詩寫性情。性情有中正和平、姦惡斜散之不同；詩亦有溫柔敦厚、嗃殺浮僻之互異。性靈者，即性情也。沿流討源，要歸於正，詩之本教也。如全取性靈，則將以樵歌牧唱，盡為詩人乎？²⁶

作為詩教的溫柔敦厚，本是一種道德倫理規範，但詩歌創作則應遵循此一規範而施行教化，錢泳對詩教與性情之理解，也正是清代詩壇普遍的寫照。

與詩壇大倡儒家詩教相互照應，清代文學批評的主要特徵則是尊杜，杜甫不僅是詩壇審美理想的典範，也是儒家詩教唯一的化身，於是借著尊杜對前人審美取向進行批評，也在批評過程中建構出一己的詩學理論體系。錢謙益即云：

竊聞學詩之說，以為學詩之法，莫善于古人，莫善于今人。何也？自唐以降，詩家之途轍，總萃于杜氏。大歷後以詩名家者，靡不由杜而出。²⁷

杜詩是詩壇的理想典範，詩法莫不備於杜甫。朱彝尊（1629-1709）亦云：

惟杜子美之詩，其出之也有本，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目，而寫時狀景之妙，自有不期而工者。然則善學詩者，舍子美其誰師也歟？²⁸

25 韋穀集、二馮評：《才調集》，〈凡例〉。

26 錢泳：《履園譚詩》（《清詩話》本，台北：西南書局，1979年11月），第5則。

27 錢謙益：〈曾房仲詩序〉，《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卷32。

28 朱彝尊：〈與高念祖論詩書〉，《曝書亭集》（《四部叢刊》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不著年

則進而從倫常綱紀肯定杜詩之精神內涵。施閏章（1618-1683）則指出：

古未有以詩為史者，有之自杜工部始。史重褒譏，其言真而核，詩兼比興，其風婉以長，故詩人連類托物之篇，不及記言記事之備。《傳》曰：溫柔敦厚，詩教也。²⁹

乃謂杜詩之所以被推尊為詩史，即在於其體現了儒家溫柔敦厚之傳統。至如馮班亦云：

詞多風刺，〈小雅〉、〈離騷〉之流，老杜創為新題，直指時事，如掣鯨魚於碧海，一言一句，皆關世教，後有作者皆本此。³⁰

杜甫在其心目中，自是儒家詩教之化身，無論諷喻寄託，餘意深穩，在詩學上更難與齊比的理想典範。

除了詩教美刺外，馮班尚強調創作之「煉飾文采」，嘗云：

虞山之談詩者喜言宋、元，或學沈石田，其文如竹籬茅舍，漁蓑樵斧，清詞雅致則不無之，而未盡文章之觀。吾輩頗以煉飾文采為事，而時論殊不與。……徐、庾、溫、李，其文繁縟而整麗，使去其傾仄，加以淳厚，則變而為盛世之作。³¹

明白指出「煉飾文采」方足以「盡文章之觀」，充分體現其講究華文儷采之審美價值取向。馮武亦稱：

蓋詩之為道，固所以言志，然必有美辭秀致，而後其意始出，若無字句襯墊，雖有美意，亦寫不出。于是唐人必先學修辭，而後論命意，其取材又

月)，卷31。

29 施閏章：〈江雁革序〉，《學餘堂文集》（《四庫全書珍本》三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72年），卷4。

30 馮班：《鈍吟雜錄》，卷3。

31 馮班：〈陳鄴仙曠谷集序〉，《鈍吟文稿》。

必揀擇取舍，從幼熟讀《文選》、《騷》、《雅》、漢魏六朝，然後出言吐氣，自然有得於溫柔敦厚之旨，而不失《三百篇》之遺意也。³²

即將「美辭秀致」視為「有得於溫柔敦厚之旨」的必要條例，而馮班對溫、李「傾仄」之針砭，欲其歸於「淳厚」不意遙指杜甫之理想典範？

四、二馮治齊梁詩、杜詩、義山詩於一爐之詩學體系

二馮取《玉台新詠》和《才調集》評點之，並提供後學者之學詩範本，除了講究文采外，要在透過選詩肯定六朝詩歌的成就與地位，如馮班即嘗指出：

溫、李詩句，句句有出，而文氣清麗，多看六朝書方能作之。³³

在讚譽溫、李之文字境界中，強調六朝詩於詩歌史上之價值。甚而言曰：

看齊梁詩，看他學問源流、氣力精神，有過唐人處。³⁴

更將齊梁詩置於唐人之上，唯如杜甫，馮班則曰：

千古會看齊梁詩，莫如杜老，曉得他好處，又曉得他短處，他人都是望影架子話。³⁵

齊梁詩與杜甫，真如千里馬與伯樂。至於六朝之詩人，馮班則以為杜甫頗服膺曹植：

謝康樂云：天下人才，都得一石，陳思王獨得八斗。又云：我亦得一斗則康樂不敢當陳王也。至唐有老杜，始云：詩看子建親。是千古只一子美也。

32 韋穀集、二馮評：《才調集》，〈凡例〉。

33 韋穀集、二馮評：《才調集》，卷2，〈溫飛卿六十一首〉評語，頁33。

34 馮班：《鈍吟雜錄》，卷4。

35 馮班：《鈍吟雜錄》，卷4。

36

又云：

千古惟老杜，可配陳思王。³⁷

馮班於唐推杜甫，六朝推曹植。因此，馮班高呼：

五言正盛於建安，陳思為文士之冠冕，潘、陸已降，迨於唐之中葉，無有踰之者，至杜子美始自言：詩看子建親。蘇子瞻云：詩至子美一變也。自元和、長慶以後，元、白、韓、孟並出，杜詩始大行，自後文亦無能出杜之範圍矣。今之論文者，但可祖述子建，憲章少陵。古今之變，於斯盡矣。
38

「祖述子建，憲章少陵」云云，在清初，無疑是嶄新的理論。馮班又曰：

李玉溪全法杜，文字血脈，卻與齊梁接。³⁹

則將齊梁詩、杜詩、李義山詩冶於一爐，形成一獨特的詩學系統。

五、結語

尊杜是清代詩學普遍的風潮，葉燮（1627-1730）即嘗云：

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自甫以前，如漢、魏之渾朴古雅，六朝之藻麗穠纖，澹遠韶秀，甫詩無一不備。然出於甫，皆甫之詩，無一字句為前人之詩也。自甫以後，在唐如韓愈、李賀之奇稟，劉禹錫、杜牧之雄傑，

36 馮班：《鈍吟雜錄》，卷4。

37 馮班：《鈍吟雜錄》，卷4。

38 馮班：《鈍吟雜錄》，卷3。

39 馮班：《鈍吟雜錄》，卷7。

劉長卿之流利，溫庭筠、李商隱之輕豔；以至宋、金、元、明之詩家，稱巨擘者無慮數十百人，各自炫奇翻異，而甫無一不為之開先。此其巧無不到，力無不舉，長盛於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今之人固羣然宗杜矣，亦知杜之為杜，乃合漢、魏、六朝并後代千百年之詩人而陶鑄之者乎？⁴⁰

不僅尊杜為古今詩壇第一人，而且認為其精神長盛不衰。二馮在評閱《才調集》時，認為「杜不可選也」，⁴¹蓋如葉燮加以全面肯定，謂已臻登峰造極之境，故不可選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

（韋穀《才調集》）〈自序〉稱，觀李、杜集，元、白詩，而集中無杜詩，馮舒評此集，為崇重老杜，不欲芟擇，然實以杜詩高古，與其書體例不同，故不采錄。舒所說非也。⁴²

尋馮之意，誠有為韋穀之未選杜詩圓說之嫌，斥其妄為詮釋似可，然終何傷乎其尊杜之心，只因老杜已臻極化境，難能以尋常典範學習之也，故二馮效王荊公之言，認為「學杜當自義山入」，義山也即成為二馮詩學宗尚之所在，杜甫仍是二馮審美之最高典範。

40 葉燮：《原詩》（《清詩話》本），卷1，內篇上。

41 韋穀集、二馮評：《才調集》，卷6，〈李白二十八首〉評，頁129。

42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86 集部39 總集類1，《才調集10卷》條。案：本段引文中，《提要》誤馮班為馮舒。

主要參考書目

- 《才調集》，韋穀集、馮舒／馮班評，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0年2月
-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紀昀總纂，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
- 《李義山詩集箋注》，李義山著、朱鶴齡箋注、程夢星刪補，台北：廣文書局，1981年8月
- 《柳南隨筆·續筆》，王應奎著，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
- 《原詩》，葉燮，（《清詩話》本）台北：西南書局，1979年11月
- 《鈍吟文稿》，馮班著，（《四庫禁燬叢書叢刊》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鈍吟雜錄》，馮班著，台北：廣文書局，1969年9月
- 《滄浪詩話校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9年12月
- 《履園譚詩》，錢泳著，（《清詩話》本）台北：西南書局，1979年11月
- 《學餘堂文集》，施閏章著，（《四庫全書珍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
- 《默庵遺稿》，馮舒著，（《四庫禁燬叢書叢刊》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曝書亭集》，朱彝尊著，《四部叢刊》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Two Fengs' Commentaries on the Poems of Tu Fu

Liao, Hung-Chang*

[Abstract]

In the early Ching dynasty, a group of poets, leading by Feng Shu and Feng Pan, learned from late Tang poets in their poetic writings and from Li Yi-shan in their poetic theories. Late Tang poetry became popular among men of letters and later generations considered them as School of Late Tang. Although the School imitated the poems of late Tang, their highest standard of aesthetics was that of Tu Fu. This is because the poetry of Tu Fu is not imitable. Therefore, the two Fengs took the advice of Wang Ang-shih: the easiest way to imitate Tu Fu is to imitate Li Yi-shan.

In this article, I try to analyze, from the theories of the two Fengs, how the Fengs establishing Tu Fu as their paradigm.

Keywords: Li yi-shan, Fang shu, Feng pan, Tu fu, Ching poet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